

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@悦赏分享

舞剧《春之祭》致敬艺术大师



分享理由：1919年，以徐悲鸿、林风眠为代表的艺术家奔赴法国，系统学习西方艺术，推动中国美术从传统走向现代，开启了20世纪中国艺术家留法的热潮，其中涌现的吴作人、刘海粟、潘玉良等人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“留法艺术家”群体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。怀着对历史的敬意，江苏大剧院2025年推出了舞剧《春之祭》。

该剧以斯特拉文斯基原版舞剧1913年巴黎首演事件为时间坐标，聚焦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青年艺术家在西方求学与艺术探索的历程。该剧塑造了林风眠、徐悲鸿等艺术家群像，通过鲜明新颖的舞蹈语言、丰盈的诗化意象将时代与个体命运交织在艺术世界中，勾勒出一幅深邃而复杂的现代图景。近年来，江苏大剧院推出的原创民族舞剧《红楼梦》席卷了整个演出市场，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舞剧的独特魅力。3月13日、14日，江苏大剧院再次造访青岛大剧院，新作《春之祭》以中国美学精神解读斯特拉文斯基的现代主义杰作，也让岛城观众在对艺术史的凝视中感受视听震撼。

博大精深 弦歌不辍



分享理由：沉甸甸的历史感，不仅是对参展者本人艺术脉络的梳理，更是通过个体精神对城市文脉与艺术节点的高级回望。3月1日至8日，青岛画院美术馆开展的“幽深淡远——蓝立克美术作品展”将引领参观者开启一次“回望”。本次展览由山东画院、山东省中国书画学会、青岛市文联主办，青岛画院、青岛市美术家协会、青岛市中国书画学会、青岛大学艺术学院联合承办。

蓝立克是山东山水画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老艺术家与代表性人物，1939年生于青岛，是青岛大学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写意山水画院院长，曾荣获中国文联授予的“中国百杰画家”称号。作为深耕艺坛四十余载的老艺术家、美术教育家，他自号“心源斋主”“浮山翁”，始终坚守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艺术追求，在继承黄宾虹、石涛笔墨精髓的基础上，融北派山水之雄浑、南宗笔墨之灵秀，形成独树一帜的“蓝家山水”，成为当代山水画坛承古开新的典范。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了蓝立克的艺术历程，展出的山水画作品120余幅全面呈现出这位老艺术家数十年的笔墨探索与艺术境界。

当咖啡遇上糖球



分享理由：百年糖球会，今朝更好看。当五百年的传统庙会遇上新潮的瑞马市集，四方机厂1900园区正在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味觉与文化狂欢。记忆中的老青岛糖球搭配创意十足的汉堡咖啡；非遗美食的匠心传承遇上现代陈陈的艺术表达——这里不只是一场美食市集，更是一次传统与新潮的深度对话。漫步其间，舌尖可以尝到岁月的甜香，眼前则是马年版画展的艺术冲击，耳畔还有持续十小时的音乐律动。文创市集里，全国各地的手作好物与非遗文创交相辉映，让文艺青年流连忘返。

无论是遛娃的家庭，还是独自寻味的美食达人，都能在这片老厂房新生的空间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年味与惊喜。不妨带上味蕾与好奇心，来四方机厂感受一场不一样的糖球会。

刘硕 文/图

导演卞灼凭借《翠湖》获得多个重要奖项。



失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影片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应该已经从自我的某种束缚里走出来了。在设计上，我其实是强调了昆明这个地方颜色的丰富性以及它阳光的独特性。

记者：《翠湖》里，湖拍得不仅美而且有内涵，把角色内心的波动外化在观众眼前。这样一个湖对本地人来说有一种生活母题的意义？

卞灼：《翠湖》这个片名来自昆明的中心花园“翠湖”。和其他城市的中心公园不太一样，它是跟着昆明市民文化一起成长的——最早是滇池的一部分，后来围海造田留下一个小水洼，昆明人围绕这个水洼繁衍生息，现在成了昆明市的中心花园。对昆明人来说，它承载了很多记忆和情感，“有心事就去翠湖走一走”。以前和家里产生矛盾时，我会习惯性去翠湖消化情绪；我是影片里胖胖的原型，胖胖在翠湖埋葬了自己的前途，而我小时候在那里“埋葬”了我的初恋。翠湖对我、对昆明人来说意义非凡，不仅是物理空间坐标，更像是精神港湾，对我而言也代表着家的印象。

观众看到后面其实已经不是在看《翠湖》了，而是在看自己的家、自己的生活，这也是我创作初始想要达成的目的。之前拍的是昆明很小的中心公园翠湖，最后那个看起来像海面的镜头，其实是更大的滇池。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从一个家庭扩展到更大的社会，从一个小湖延伸到更大的湖，这和我叙事逻辑是一致的，也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小野心。

庶民叙事，回望时代

记者：资料显示，您在旧金山艺术大学学的是电影专业，对好莱坞电影环节比较熟悉。这几年，韩国电影与网飞的合作也遇到了电影产能的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，电影创作是好莱坞这种视效科技突破模式是对的，还是韩国电影这种跟流媒体合作的模式是对的，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？

卞灼：我主要是在创作端，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影出品人，但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目前不仅仅是中国电影，全世界的电影产业都遇到了问题。韩国已经是亚洲电影工业最强的国家之一，情形也不乐观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冲击。当短视频让观众在手机上获得爽感，比在电影院里坐一两个小时来得更快、更强烈，电影到底能够承担什么样的效能？

我的想法是：时代越来越快，变化越来越多，



秧歌团团长李艳和学秧歌的孩子们。刘硕 摄

话时，语气里满是自豪与踏实。2006年中央音乐学院校庆，2009年中央CCTV3舞蹈世界演出、无数次省市秧歌大赛……这些闪亮的经历，见证着她与学员们的荣光，也见证着东小屯秧歌团的成长。

“发源地的秧歌就是要原汁原味”

“停一下，扇子不能往外推得太用力，动作不能太夸张，要流畅自然。”排练中，李艳及时叫停，给孩子们示范着传统扇舞的精髓。在她看来，东小屯作为胶州秧歌的发源地，最大的责任就是守住秧歌原汁原味的传统样貌。

胶州秧歌始于明末清初，马赵两姓族人闯关东途中，沿街乞讨卖艺，逐步形成一种边舞边唱的形式。三百年传承中，这套动作规范、服饰道具、队形编排被完整保留下来，成为区别于其他改编版本的核心特质。

“你看我们的脚步，脚后跟轻轻落地，不转不扭不撑；男孩的对头棒，得对着打，难度虽大但这才是老祖宗的规矩。”李艳边演示边介绍。如今很多秧歌加入了转脚、高抬脚等元素，但东小屯秧歌团始终坚守传统。

演出服饰和道具也始终遵循老一辈传下的规矩。“小嫚代表少女，得穿红衣红裤，头戴圆兜帽，左手拿粉红手绢，右手拿团扇；‘棒槌’是男性角色，红衣绿裤头戴瓜皮帽，代表儿子辈……”李

春节前，电影《翠湖》主创见面会青岛西海岸电影城举行。这部荣获2025年上海电影节“亚洲新人单元”最佳影片、丝绸之路电影节最佳影片等重要奖项的影片，凭借温情内敛的风格和独有的昆明调性打动了全国影迷，成为2026年开年以来讨论度最高的文艺片。

片中，外公谢树文在失去相伴多年的妻子后，渴望开启一段新的感情，期盼得到女儿的理解与认同；辗转于三个女儿的家庭之间，老人的楔入让家庭关系多了一重视角，也多了一层黏合。影评人称赞《翠湖》“结合旧传统和新视角去讲述一段家庭历史”，而影迷评价它为“年度最走心的电影”。

在青岛见面会现场，青年导演卞灼以坦诚温和的方式与影迷深入交流。卞灼表示，这部电影的缘起是翻看外公留下来的日记，第一页第一句“元勤，我好想你”触动他拍摄了这部电影。外公对外婆的深情、跟三个女儿的关系被投射到电影里，而滋养昆明人的“翠湖”也不动声色地“入戏”——湖水、岸边公园乃至湖面倒影都成为角色的心理空间，外公与“胖胖”的心事都藏于平静的湖面之下，于无声处尽显深情。

在节奏飞快、喧嚣浮躁的“快时代”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“慢电影”？《翠湖》给了一个精彩却不喧嚣的答案。

凝视《翠湖》，心海镜像

记者：看《翠湖》这样一部电影，感觉对“家庭”的理解更深了一层。这部片子里，外公和三个女儿的关系亲密，也有不得不“欲言又止”的地方，让影迷能找到现实中跟自己的对应。您是怎么看待片中呈现的家庭关系问题的？

卞灼：我记得小时候过年，每次都有二三十个家庭成员。不过，我在每年聚会时都要重新认一遍他们。后来随着家里老人离开，我们逐渐从二三十个人，变成十个人，六个人，三个人，到现在完全“原子化”。我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做，甚至过年的时候，一个小家庭都没办法待在一起，这是我的一个遗憾。

其实，这部影片脱胎于我外公留下的一本日记，从他的角度记述了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。他在世时，我以为他是一个不太开心的人，没想到的是，他内心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们的家庭，关注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，这给了我蛮多震撼。因此，我就想拍一部电影。

《翠湖》并不是在重述他的痛苦，因为我记得他在记述痛苦的时候，并不是要去追求痛苦。我想借这部电影替他说出一些当时没说的话，也替我们家里人包括我自己说出一些在那个时期没有来得及说出来、错过就很难再去表达的一些东西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这是一部弥补遗憾的电影。

记者：您是摄影专业出身，在《翠湖》里展现出精妙的摄影技巧，对镜面的运用、对框架的运用都非常精彩。我记得有一款海报采用了外公给外孙染发的画面，那个镜头一下子突破了祖孙之间的隐形隔阂，能介绍一下您的创作考量吗？

卞灼：昆明的阳光其实很不一样，它非常通透，暖而不灼人。我希望在影片里能够强调这方面的感受，我让亮的地方更亮了一些，暗的地方更暗了一些。

在外孙染头那场戏中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为身份错位而产生的情感流动。我觉得非常迷人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有一种叫作神性的瞬间在场景里发生，我用了一个稍微过曝一点、高光的感觉，整体偏黄的色调来营造这种氛围。

门框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，片中大部分人都处在在框里的，而“染发”那场戏是里面少有的几个移动镜头，机位缓缓地往前推，那个框在逐渐变大。如果我一直推到底的话，那个框其实就消

2月8日一早，胶州市东小屯村，李艳家的院子里挤满了正在排练的孩子。伴随着清脆的锣鼓点，男孩子们手拿木棒，女孩子们手持扇，在她的指导下，一边扭秧歌，一边变换队形。“队形得走齐，动作再柔一点，脚后跟轻轻落地，别抬太高。”李艳穿梭在队列中，耐心纠正着每个动作。此时距离农历春节不足十日，这支秧歌队正为大年初一的胶州市新春秧歌会展演加紧备战。

作为胶州秧歌的发源地，东小屯村承载着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百余年的记忆。作为第七代传承人的李艳，已在这片土地上坚守传承二十年，让古老秧歌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。

“我们村秧歌不缺人”

“浩宇，注意跟紧队形！文字，把棒子举稳了！”排练场上，8岁的谈浩宇和13岁的杨文字格外显眼。最小的浩宇入队不久，动作虽略显稚嫩却格外认真；而有着多年表演经验的杨文字，早已能熟练完成各类复杂队形。看着这些孩子，李艳眼中满是欣慰：“我们村秧歌如今不愁没人，这都已经是培养的第三批学员了。”

时间回溯到2005年，28岁的李艳刚刚从舅舅手中接过秧歌团团长的担子。彼时，胶州秧歌经常受邀到外地演出，舅舅因为不会使用电脑，没办法跟对方沟通协调、发送资料，便将村里秧歌团团长的重任托付给她。“当时就一个念头，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在我们这代断了根。”李艳回忆道。

接手之初，她一边协调组织各类演出，一边把培养新生代作为核心任务，利用周末、寒暑假组织免费培训。从6岁的孩童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，只要愿意学，她都倾囊相授。“一开始也有困难，有的家长担心影响学业。”为了留住学员，李艳不仅耐心劝说，还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零食、发演出补贴，用真心打动每一个家庭。

二十年来，李艳培养的学员遍布村里村外，一批批孩子在秧歌的熏陶中长大。“第一批学员都30多岁了，已经结婚、有了孩子，第二批是2010年开始培养的，现在正是主力。再加上正在练的这批，如今村里随时叫得到的演员少说有二三十个，随时能拉出一支像样的队伍。”李艳说这



青年导演卞灼谈开年讨论度最高的文艺片

《翠湖》细看，心灵慢餐

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新大众文艺

我们艺术起来

秧歌团团团长李艳的二十年

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硕